



的必然，但是与城市发展转型相适应的机制还没有建立。比如从城市空间更新这方面来说，我们的规划，我们的管理是不是跟不上？我们的法律是不是跟不上？你会发现现有的城市管理机制是适应于过去大拆大建的城市发展模式的。就拿开发商来说，大开发商有很多，小开发商很难找。

但我们中国的优势是发现问题会及时地扭转，让管理机制与发展现状相适应。

城市在进入正常的更加长周期的生命状态的时候，城市运维就比简单的建设变得更加重要。

其实城市的绝大部分时间不是建造阶段，而是维护阶段，而我们整个的管理机制目前还不知道怎么维护。如果说一片空地上如何规划和建设大家知道怎么做，不拆不建还要更新，大家就不知道怎么做了。

这些年我一直呼吁加强城市管理，在上海十四五规划中，我们也最早提出城市管理精细化的实施方案，我的团队参与了编写。城市的精细化管理就是要关注市民到底需要什么。

城市精细化管理包含各个方面的内容，从城市空间的精细化管理来说，我们要强调“微”，是因为过去我们的城市建设中好多细节都没注意到。城市微更新现在需要顶层设计、需要机制，这是一个挑战。

一方面我们需要健全机制，同时我们还需要技术支撑和专业储备。城市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每一个局部的动作都有可能影响全局。城市的空间品质塑造、城市的有序运维管理是一个专业性很强的工作，需要有一份详尽的“使用说明书”来保证。市民积极参与“微更新”也需要这样一份说明书来进行专业指导。所以同济大学有很多专业工作者就在做这件事，为各个部门或社群制作这样的“说明书”。

老弄堂、黄浦区瑞康里门洞理发店改造。



关注居民需求，城市微更新很难“抄作业”

《新民周刊》：上海在城市微更新上是率先实践的城市，我们的微更新分为哪几类？

伍江：微更新刚开始的阶段，我们关注居民身边看得见摸得着的地方，这些空间的改变更多地鼓励市民自己的参与，我们专业人员为他们提供帮助。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些城市中曾经被忽视的空间，我称之为灰色空间，比如桥下空间等等，让这些空间显示出它的价值。我要强调这种更新是空间功能的提升，而不是单纯视觉上的提升，外观上涂脂抹粉的更新，我一直不太赞同。我特别反对把大量的公共资源用于单纯的所谓“城市形象”提升，就是仅仅为了“好看”的那种改变，我觉得这个不合适。

《新民周刊》：上海的桥下空间微更新已经有了一些成功的案例，也许一些地方会参考学习对于这种灰色空间的改造，您有什么建议？

伍江：对于城市里的灰色空间，政府管理部门需要一个任务清单，哪些需要更新，哪些不需要，哪些先做哪些后做，需要计划。我们专业人员可以帮助政府部门做一些研究。城市没有“完美”的，众口难调，每一个人的需求都不一样。城市管理应该是托底，找到最大公约数，凡是大家都共同关心的问题，由政府来解决。

同时，这个任务清单是开放的，因为谁都不敢保证你现在能把所有的问题都想到，没关系遇到问题再研究。总而言之政府在城市微更新上要做的每一件事都应该是雪中送炭，而不是把资源浪费在反复更新的同一件事上。

像桥下空间这样的灰色空间，往往牵涉到多个部门，所以在做更新的时候特别需要协作机制，各个部门协作的时候，也需要我前面讲到的“说明书”。不同的部门拿到的是同一本“说明书”，大家拿到后就知道某个部分是某个部门管，就认领自己的一部分。

如果说参考学习，城市在粗放型发展的阶段也许互相可以借鉴的东西更多，但越细就越不能简单学了，因为每座城市个性和差异很大。即便在上海，各个区或者说各个社区的情况也不一样，居住的人也不一样，他们的需求不一样，需要有针对性地改造和更新。■